

论以物抵债的类型划分与裁判路径

刘 津

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 山东 青岛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3日

摘 要

在我国民商事审判实务中, 以物抵债交易形态纷繁复杂。由于此类协议缔约场景多样、外在交易形式高度重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常约定简略、模糊不清等问题, 致使司法实践长期面临法律关系定性模糊、类型边界难以厘清、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适用难题。事实上, 以物抵债并非单一、固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根据协议订立时间点、债务履行安排以及当事人真实债权处置合意的不同, 可以将其细分为新债清偿、债务更新、让与担保与买卖型担保四类典型形态。不同类型的以物抵债, 在合同从属性判断、流质禁止规则适用、物权变动效力、新旧债权存续状态以及当事人救济途径等方面均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但司法裁判过往多依赖单一要件进行片面判断, 缺乏了层次化、递进式的类型识别思维, 致使同类案件裁判结论分歧较大, 同案不同判的问题突出。通过归纳近年来民法学界的主流研究观点, 本文进一步细化并完善了以物抵债的三阶梯递进式——“三看”的识别方法。为以物抵债的类型甄别提供了层次清晰、可落地式的裁判思路。具体而言, 裁判者认定抵债法律关系时应当依次考量三项核心要素: 首先依据的是协议缔约的时间点是处于债务履行期届满前还是后, 以此来区分抵债行为究竟属于担保属性抑或是清偿属性; 其次是针对债务到期前订立的抵债协议, 通过根据合同是否约定优先清偿原债务的履行顺位, 从而进一步甄别典型担保与买卖型担保; 最后针对债务到期后达成的抵债合意, 以当事人是否作出终止原有债权债务的明确意思表示, 界定债务更新与新债清偿。基于上述的“三看”法, 本文结合我国学者的主流学理观点, 依托我国民法典及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的规范框架, 从四个维度系统梳理以物抵债的类型边界、适用规则与司法认定标准。通过厘清四类抵债形态的制度差异, 来回应司法实践中的定性疑难问题, 并针对性提出了裁判适用方面的完善建议, 旨在统一以物抵债纠纷的类型识别尺度, 继而化解司法裁判中存在的分歧。

关键词

以物抵债, 三看法, 让与担保, 新债清偿, 解释论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Debt-for-Asset Settlements and Its Adjudication Paths

Jin Liu

Law School,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Abstract

In China's civil and commercial trial practice, debt-for-asset swaps take a wide variety of forms. Due to diverse contracting scenarios for such agreements, highly similar superficial transaction structures, and often sketchy or ambiguous stipulations concerning parties' real intentions, judicial practice has long been plagued by difficulties including vague characterization of legal relationships, blurred type boundaries, and inconsistent adjudicative criteria. In fact, a debt-for-asset swap is not a single, static civil juristic act. It may be subdivided into four typical categories—novation of new obligation, novation of debt, security by transfer, and sale-styled security—depending on when the agreement is concluded, arrangements for debt performance, and the parties' genuine consensus on the disposition of claims. Substantial distinctions exist among these four types of swaps with respect to the assessment of accessory nature of contracts, application of prohibitions on fluid forfeiture, effects of real right alteration, survival of old and new claims, and remedial avenues available to parties. Nevertheless, past judicial decisions often relied on one-sided assessments based on a single element, lacking a tiered, progressive framework for type identification. This has given rise to widely divergent rulings in comparable cases, and the problem of inconsistent judgments for analogous cases remains salient. Drawing on mainstream viewpoints in civil law scholarship from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refines and develops a three-tier progressive identification method termed the "Three-Step Test", offering a clearly structured, workable adjudicative framework for classifying debt-for-asset swaps. Specifically, adjudicators evaluating a debt-for-asset legal relationship shall consider three core elements in sequence. First, they sha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agreement was concluded before or after the maturity of the debt obligation, so as to distinguish security-oriented swaps from discharge-oriented swaps. Second, for agreements concluded prior to debt maturity, judges shall differentiate between typic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sale-styled security by checking whether the contract stipulates a performance priority for satisfying the original debt. Third, for swap agreements reached after debt maturity, the boundary between novation of a new obligation and novation of debt turns on whether the parties have explicitly agreed to terminate the original claim-debt relationship. Building upon the Three-Step Test,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mainstream doctrinal views of Chinese scholars, applicable rules and judicial recognition criteria for debt-for-asset swaps from four dimensions, within the normative framework of China's Civil Code an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n Security System. By clarifying institutional disparities among the four swap categories, this paper addresses characterization conundrums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proposals to refine adjudicative applications. It aims to unify standards for identifying swap types in dispute resolution and thereby mitigate divergences in judicial rulings.

Keywords

Debt-for-Asset Swap, Three-Step Test, Security by Transfer, Novation of New Obligation, Interpretative Theo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绪论

以物抵债是民商事债务清偿中应用广泛的替代履行安排，普遍适用于民间借贷纠纷、商事债权结算、

执行阶段债务化解等司法场景。该交易模式同时承载债务清偿与债权担保双重功能,交易外观高度趋同、当事人内心意思表示隐蔽、债务缔约时点差异显著,致使其法律定性、类型界分与法律效力认定长期成为民法学理论与司法裁判的争议焦点。伴随我国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我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的正式施行,我国以物抵债相关裁判规则完成体系化重塑,但学界针对不同抵债形态的区分标准、效力边界、流质禁止规则适用范围的分歧并未消弭;司法实践中仍持续出现法律关系定性偏差、类案不同判等乱象。现阶段,国内学界围绕以物抵债的基础定性、类型化区分、各类抵债行为效力规则、司法适用完善路径产出大量研究成果,能够为本文三阶“三看”递进识别标准的搭建与适用提供充分理论支撑,现将既有研究成果分维度梳理并予以评述[1]。

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结合我国民法典及其担保制度司法解释规范体系,创新性构建了三阶“三看”递进式的识别标准,依次以缔约时间、履行顺序、当事人真实合意为三层审查标尺,分层区分担保型抵债与清偿型抵债、两类担保抵债、两类清偿抵债,形成法理自治、逻辑闭环、贴合实务的完整识别体系。同时,结合当前司法实践突出困境,从实体识别规则、诉讼程序配套规则双维度提出完善路径,弥补现有研究体系碎片化、实操性薄弱的缺陷,统一以物抵债案件的裁判识别尺度,实现民法学理论与司法审判实务的有效衔接。

2. 以物抵债类型识别的基础理论与三阶“三看法”判断框架

本文提出的“三看法”是与现行司法解释高度契合、适配一线审判实务的类型识别工具,整体遵循了“先做基础性、再对内部分类、最终完成结局定性”的逐层审查逻辑:第一层,核查协议缔约时点作为基础区分标准。司法解释第27条、第28条专门以债务履行期限是否届至这一客观事实为分界线,将全部抵债协议划分为两大类别:一是订立于债务到期之前的抵债约定,法律属性为担保型抵债;二是债务清偿期届满后达成的抵债合意,属于清偿型抵债。对于上述问题,从当事人缔约时的实际地位展开分析,债务尚未到期时,债务人仍保有延期清偿的抗辩利益,此时预先签订抵债协议,本质是债权人为了防范后续债权落空而设置的保障手段,交易天然带有担保从属性,因而需要配套流质禁令、物权公示等担保规则予以约束;待到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人的期限利益完全消灭,清偿义务已然确定,双方协商以物抵债只是对到期债务清偿方式的自愿调整,不存在债权人利用优势地位的风险,无需适用担保类强制性限制规则。仅依靠价值是否失衡、是否存在胁迫等主观标准划分两类抵债,极易赋予法官过大自由裁量空间,造成裁判尺度散乱[2]。若合同明确设置前述履行顺位,则构成标准让与担保;若未约定先行清偿流程,仅以买卖合同名义为债权提供保障的,则归入买卖型担保范畴。第三层是探明当事人合意的内容,用于细分清偿类抵债。该层审查仅针对债务到期后的清偿型抵债,核心判断标准为双方是否在书面协议中作出终止原有债权债务的明确约定。若存在清晰的旧债消灭条款,则构成债务更新;若合同仅简单约定以物抵账、未提及原债权如何处置,则司法上统一推定为新债清偿[3]。

3. 债务履行期届满前担保型以物抵债的类型认定

依据“三看法”的第一步,缔约于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的以物抵债,全部归入担保型抵债范畴,其本质并非清偿债务,而是通过财产预先处分、买卖合同伪装等方式为主债权提供担保保障,具有典型担保从属性。依据第二步“履行顺序标准”,可进一步划分为典型让与担保与买卖型担保两类,二者的效力规则、公示要求、权利边界完全不同。让与担保型抵债,是指债务到期前,当事人明确约定债务人优先偿还原借款债务,无法清偿时,可以约定抵债物折价、拍卖、变卖清偿债权的担保安排。其中让与是手段,担保是目的。实务中不少当事人会签订财产转让合同,甚至直接完成不动产过户、动产交付,把标的物名义上划归债权人名下,但这套权属移转操作只是搭建担保架构的外在途径,双方达成合意的核

心诉求，从来不是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财产交易，更不存在永久转让标的物所有权的真实意思。站在双方权利义务实质层面分析，债权人拿到的仅仅是财产名义上的外观权属，并不享有完全独立、可以随意处置标的物的完整物权。倘若债务人能够按期足额结清全部本金与利息，债权人负有配合办理权属回转登记、返还标的物的义务，无权继续占有、处分该财产；只有债务人到期无力清偿原有债务，债权人才能依照法定程序对标的物折价、拍卖、变卖，用处置所得价款优先抵扣债权，剩余款项仍需交还债务人。正是基于“权属让与仅为实现担保的工具，保障债权清偿才是最终目标”这一底层逻辑，此类交易在三看识别标准的第一层分类中，统一划入进债务到期前的担保型抵债。既然本质属性属于非典型担保，自然需要完整适配流质禁止、物权公示等一系列担保制度规范，这一点也成为区分规范化让与担保、虚假买卖型担保，以及债务到期后纯粹清偿类抵债的核心分界依据。高圣平教授指出，让与担保型抵债是司法解释唯一承认的规范化非典型担保，具备完整担保构造：主债权有效存在、抵债协议具有从属性、履行顺位遵循先偿债后处置财产[4]。从构成要件来看，其识别特征有以下三个：缔约于债务到期前、约定原债务优先履行、以抵债财产作为备用清偿保障。在此基础上，是否完成物权公示是决定其效力层级关键：第一，已完成物权公示的让与担保。若不动产完成过户登记、动产完成交付，担保物权依法有效设立，债权人享有法定优先受偿权。袁晓波教授的实证研究表明，公示要件是担保物权对抗第三人、产生优先效力的唯一依据[5]。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债权人可依法拍卖、变卖标的物，价款优先清偿本息，剩余部分返还债务人，不足部分继续追偿。第二，未完成物权公示的让与担保。仅有抵债协议、无登记交付的，担保物权不设立，仅产生普通债权效力，不具备优先受偿与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同时，让与担保严格适用流质禁令规则。田韶华、戴贤教授的研究指出，到期前预先约定“债务未清偿则财产直接归债权人所有”的归属条款，无论是否约定多退少补，一律无效[6]。不仅典型流质无效，变相流质条款(约定变卖价款全部归债权人、无需返还超额部分)同样因规避清算义务、违背担保公平原则而无效。针对无权处分订立的让与担保协议，张俊杰、卢亚雄两位教授细化了规则：合同不因无权处分无效，但无法公示则无优先效力；债权人善意、对价合理且完成公示的，则以善意取得担保物权，否则仅能主张原债权清偿或违约赔偿，并禁止双重受偿、返还不当得利[7]。

4. 债务履行期届满后清偿型以物抵债的类型认定

依照三看体系第一步判断标准，双方在债务清偿期届满后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不再带有担保属性。此时债务人已经丧失期限抗辩利益，清偿义务已然确定，订立抵债合同的目的是一次性了结债务，属于纯粹的终局清偿性安排，流质禁止相关规范对此类交易则不再适用[8]。在此基础上，依托第三步“审查当事人合意内容”的标准，能够将清偿型抵债清晰划分为债务更新、新债清偿两大类型，二者在债权存续状态、诉讼管辖、债权人救济途径上差异显著，也是实务中裁判分歧集中的难点。债务更新成立的核心前提，是双方在抵债的书面协议中作出原债权债务彻底归于消灭的明确约定。一旦认定构成债务更新，会产生两项终局法律后果：其一，原始的金钱借款债权完全消灭，债权人自此无权再主张偿还原欠款的本息；其二，双方仅留存交付、过户抵债标的物这一笔新的债务，全部权利义务以抵债合同为准，后续诉讼管辖也应当依据新订立的抵债协议确定。只有出现抵债物彻底毁损灭失、标的客观无法交付、或是交易对价严重失衡、显失公平等法定例外情形时，债务人才能够突破抵债约定，仅按照原始金钱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从诉讼管辖规则来看，由于原债权并未消灭，债权人选择主张偿还旧债时，案件管辖仍以最初借款合同约定为准，无需依照后续抵债协议确定管辖法院，这也是新债清偿与债务更新在程序层面的核心区分点。

第一，双重债权并存。签订抵债协议之后，最初的金钱还款债务、约定交付或过户抵债标的物的新型给付债务会同步发生法律效力，两项债权并行存续，在民法体系内构成典型的选择之债，而非去用新

债务直接替换、清除原有债权。债权人同时手握两份合法有效的债权请求权，两项权利不存在效力上的优劣、先后之分。第二，履行选择权的专属债权人。对于选择之债的履行方式，法律将全部选择权分配给债权人一方，债务人无权自行决定履行路径。一旦债务人到期未能完成清偿，债权人完全可以自主选择起诉，既能够要求对方按照原始借条、借款合同偿还全部本金与利息，也能主张债务人配合完成抵债房产、车辆等财产的交付、过户登记等手续。债务人不能单方面反悔抵债约定，强行只归还金钱、拒绝交付抵债财产。第三，法定例外情形下债务人可回归原债务履行。正常情况下债务人必须按照债权人选定的方式履行义务，仅在几类客观、法定特殊场景中才能免除抵债义务，只偿还原先的欠款：一是抵债标的物发生完全损毁、灭失，或是存在权利瑕疵、被第三人执行，客观上已经无法完成交付、过户的情形；二是双方约定的抵债对价与标的物实际市场价值差距悬殊，交易结果严重显失公平，继续履行抵债协议会大幅损害债务人合法财产权益的情形。除此以外，债务人不得单方拒绝履行抵债安排。第四，诉讼管辖依据作出了区分。因新旧两项债权同步存续，债权人拥有诉讼路径的选择权：若权利人选择主张偿还原先的金钱欠款，案件管辖法院、管辖规则一律按照最初的借款合同、原始债权债务关系确定；只有当债权人单独起诉要求履行抵债过户义务时，才以抵债协议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这一点和债务更新中只能依据抵债合同管辖形成了清晰的区分。

5. 以物抵债类型识别的司法困境与完善路径

5.1. 当前以物抵债类型识别的司法困境

“三看法”的三步走在理论层面可以清晰划分不同类型的以物抵债，但落到真实诉讼案件里，在合意认定、复合交易拆分、规避条款识别、庭审程序配套等方面依然存在不少实操难题，有必要细化统一裁判尺度，减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第一，抵债协议约定简略，很难判断当事人真实合意。很多当事人签订抵债合同时只是简单写一句“某某财产抵全部欠款”，既没有写明原来的借款债务就此结清作废，也没有约定是先还钱还是还不上再处置资产，没有写明先后履行的安排；还有不少交易只留存口头约定，事后双方各执一词，法官很难还原缔约的初衷，直接导致分不清是债务更新还是新债清偿，也容易混淆担保性质和单纯清偿性质。实践里十分常见的例子，比如甲欠乙 120 万借款到期无力偿还，二人仅签一页简易协议，写明甲名下商铺抵偿全部欠款，没有附加任何关于旧债是否消灭的文字。后续甲迟迟不配合过户，乙一边起诉要求交付商铺，一边又另案主张归还 120 万本金利息。面对这种情形，不同法院认定思路差异极大，有的认定双方债务更新，驳回乙要钱的诉求；有的按新债清偿处理，认可乙双重主张的权利，裁判标准完全不统一^[9]。第二，当事人通过文字设计制造变相担保、变相流质，识别难度很高。不少债务人与债权人清楚法律禁止流质条款，不会直白约定逾期不还钱财产直接归出借人，转而设置拍卖后全部价款归债权人、无需返还多余差价、刻意隐藏原有借贷基础关系等条款，以此绕开担保相关强制性规定。现有司法解释对这类规避行为没有细化判定的标准，全靠法官自由裁量。典型的场景有比如借款还没到期，双方签房屋买卖合同做担保，合同写明债务人逾期还款就拍卖房产，但拍卖所得全部归债权人，超出欠款的部分不用退还给房主。条文形式上符合法定变价清算流程，本质却是变相流质，各地法院对此条款效力的认定并不统一。第三，同一合同叠加多笔债务、兼具担保和清偿双重属性，缺少分层拆分的裁判方法。很多商事往来中，双方一笔协议同时覆盖已到期、未到期等多笔欠款，一部分是到期后结清债务的安排，一部分是提前设置的担保措施，只用一套合同文本全部概括。如果简单套用单一识别标准，很容易出现定性偏差。例如丙对丁负有两笔债务，85 万已经到期，另有 60 万一年后才到期，双方签订一份住宅抵债合同，一并抵偿两笔款项，合同没有区分两笔债务对应的交易性质。部分法院直接把整份合同认定为担保，部分法院全部视作到期清偿安排，同类案件判决走向完全相反。第四，庭审配套程序规则不完善，容易出现错定案由的现象。目前缺少强制释明的硬性要求，举证责任划分也

没有细化标准，当事人大多只看合同表面，拿着买卖协议直接起诉主张过户，不会主动陈述背后借贷抵债的基础事实。法官若不主动梳理真实法律关系，很容易直接按买卖合同审理驳回诉求，当事人只能重新立案变更诉请，拉长诉讼周期。日常办案也经常遇到：债务到期后双方签订车辆转让合同抵债，债权人直接以车辆买卖合同纠纷立案，要求对方配合过户。承办法官没有主动释明本案本质是到期以物抵债，直接依据普通买卖规则驳回起诉，当事人只能撤诉重新以民间借贷、抵债纠纷再次起诉，徒增诉讼成本。

5.2. 以物抵债类型识别体系的完善路径

结合国内学者们提出的实务优化思路，分别从实体判定标准、庭审程序规范两个层面完善三阶识别规则：第一，固定三阶依次审查的裁判逻辑，不能只凭单一事实下定论。确立“先看缔约时间、再看履行顺序、最后核对结清合意”的固定审查顺序，所有抵债案件必须逐层核查三项核心要素，不允许只截取某一项事实直接定性；同时明确，想要成立债务更新，必须有书面文字写明原债务彻底消灭，仅有口头承诺、聊天记录模糊表述，不能直接认定旧债作废。举个简单例子：双方微信闲聊时随口提到房产抵账后两清，但书面抵债合同里没有对应结清条款，法院不能单凭聊天记录认定债务更新，依旧按照新债清偿处理，保障债权人原有债权不会无故消灭。第二，细化变相流质、规避型担保的认定规则。针对债务到期前设立的担保类抵债，明确只要约定变价后全部价款归债权人、免除差价返还义务，该类约定一律无效，从规则层面杜绝当事人借助文字设计绕开规则的不当行为。对应前文房产担保的案例，后续统一裁判思路：即便约定走拍卖程序，写明多余价款不用返还债务人的条款同样无效，处置房产所得扣除债权本息后的剩余部分，必须返还给原产权人。第三，针对混合债权抵债建立分段定性思路。一份合同同时包含到期、未到期欠款的，分开处理、分别定性；已经到期的债务部分适用清偿型抵债规则，未到期的债权部分按照担保型抵债单独判断效力。针对前面一笔到期、一笔未到期的混合抵债案例，审理时拆分两笔债务分开评价：85万到期欠款适用新债清偿规则，60万未到期借款归入担保范畴，区分两者的权利效力，不再笼统整体定性。第四，细化举证分配规则，增设法官强制释明义务。第一步缔约时间(债务是否到期)由提出抵债主张的债权人举证；第二步是否约定先行还款的履行顺序，由主张交易属于担保关系的一方举证；第三步是否存在消灭旧债的结清合意，由主张构成债务更新的当事人举证。遇到用房屋、车辆买卖协议掩盖抵债事实的案件，法官必须主动向当事人释明真实法律关系，允许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不必让当事人撤诉重新立案。对应前文车辆抵债买卖合同纠纷，法官需要主动告知原告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以物抵债而非普通买卖，引导当事人调整诉求，或是同时主张偿还欠款、履行过户义务，减少程序反复。第五，统一特殊主体参与抵债的裁判标准。整合袁萍萍、梁远高、张俊杰、卢亚雄的研究观点，把第三人代为抵债、多名债务人共同抵债、无权处分资产抵债三类高频场景的识别规则固定下来，来弥补现有裁判的疏漏[10]。

5.3. 总结

审理以物抵债纠纷最核心的难点，始终是对交易类型的准确识别。三阶“三看”递进判断思路，以缔约时间、履行先后顺序、结清合意作为三层判断阶梯，搭建起完整四分框架：担保型抵债包含让与担保、买卖型担保，清偿型抵债分为债务更新、新债清偿，整体逻辑和我国《民法典》合同编、担保编的规范体系能够对应匹配。依靠第一层时间划分担保与清偿、第二层履行顺序区分两类担保模式、第三层合意条款辨别两种到期清偿类型，能够解决过去司法实践里定性逻辑混乱、判断标准单一、裁判尺度不一的问题。结合前文商铺、住宅、车辆、混合债务、第三人抵债等各类真实案件不难看出，后续法院审理相关纠纷，应当严格按照三阶逐层审查的思路办案，穿透买卖、转让合同的表面形式，找准双方真实交易目的。统一四类以物抵债的合同效力、优先受偿边界与处理方式，平衡债权人债权实现需求与债务人财

产权益,推动同类以物抵债案件裁判标准统一、审理流程规范。

参考文献

- [1] 李永军,戴贤.以物抵债协议法律性质的体系化阐释[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6):99-109.
- [2] 田韶华.清偿型以物抵债协议性质及债法效果的解释论展开——以《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7条第2款为中心[J].政法论丛,2025(5):173-184.
- [3] 高圣平.论以物抵债的法律构造[J].法商研究,2025,42(2):3-21.
- [4] 张翔,袁萍萍.论履行期届满前的以物抵债协议的债权效力——以《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8条为视角[J].河北法学,2025,43(2):36-57.
- [5] 刘保玉,梁远高.期前以物抵债协议:性质、效力与规则适用[J].清华法学,2024,18(1):99-116.
- [6] 袁文全,卢亚雄.检视与规范:以物抵债的适用路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8(2):25-36.
- [7] 房绍坤,严聪.以物抵债协议的法律适用与性质判断——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484号判决评释[J].求是学刊,2018,45(5):100-110,181.
- [8] 庄加园.“买卖型担保”与流押条款的效力——《民间借贷规定》第24条的解读[J].清华法学,2016,10(3):72-85.
- [9] 崔建远.以物抵债的理论与实践[J].河北法学,2012,30(3):23-28.
- [10] 袁晓波,杨健,尚淑敏,等.财产法视角下知识产权与物权:渊源、共性与冲突[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1,25(6):68-70.